

当你凝望深渊，深渊也在凝望你

FEAR

# 来自地下室

[德] 德克·科布维特 著  
程麒 译

F E A R



# 来自地下室

[德] 德克·科布维特 著  
程麒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来自地下室 / (德) 德克·科布维特著; 程麒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500-2984-2

I. ①来… II. ①德… ②程…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99098 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4-2018-0204

ANGST (Fear) by Dirk Kurbjuweit

Copyright © 2013 by Rowohlt Berlin Verlag GmbH, Berlin, Germany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The Text Publishing Company, 2017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ext Publishing Compan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Beijing White Horse Time

Culture Developmen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来自地下室 LAI ZI DI XIA SHI

[德] 德克·科布维特 著 程麒 译

- 
-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王瑜  
责任编辑 袁蓉 叶姗  
特约策划 刘洁丽  
特约编辑 刘洁丽 王良玉  
封面设计 林丽  
版式设计 王雨晨  
封面供图 视觉中国  
版权支持 韩东芳 李若昕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8  
字数 15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00-2984-2  
定价 42.00 元
- 

赣版权登字: 05-2018-35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发行电话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献 给 我 的 孩 子 们



## 第一章

“爸爸？”

父亲没回答。他现在几乎不说话。父亲不糊涂，没有老年痴呆。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父亲偶尔还会开口，虽然次数极少，但明显神志清醒，思路清晰。父亲已经七十八岁了，记性依然很好，我每次来看他，他都知道我是谁。父亲对我笑了一下，跟过去一样，笑容冷淡疏离——他记得我是谁，愿意我来看他。这对我不是件小事。

“狄梵萨勒先生？”看父亲没有任何反应，科特克在一旁提醒他。有时候，父亲更听科特克的话。我会感到嫉妒吗？我承认，的确有点儿。但换个角度来看，现在每天陪着父亲的人是科特克，所以，他们关系融洽，我理应感到欣慰才对，我也的确欣慰。客观地说，科特克很尊重我父亲，我不知道他对其他人是不是同样温和友善，我想应该不会，虽然我没见过他和别人在一起。

今天父亲也没理科特克。他坐在桌子前面，一声不吭，眼皮

耷拉着，双手垂在身旁，像是睡着了。他的上半身时不时地突然向前一歪，每次我都一惊，担心父亲的脸会撞到金属桌面，伤到他自己。不过，他没出状况，每次身体倾斜后他会重新坐直。父亲今天也是一样，可我还是做不到习以为常。他身体一动，我就一惊。我看到科特克向前走了一步，又退了回去，连他都忍不住想去帮父亲。父亲没事，我们俩都松了一口气。

虽然近半年来我常到这里看父亲，可看到他这个样子我依然很难过。他穿着破旧的衬衫和长裤，没系腰带。我们给他买了新衣服让他换上，可他坚持穿旧衣服。这也可以理解，不是吗？他坐在那里的样子很别扭，椅子离桌子太远——我的椅子也一样。我们面对面坐着，不像坐在一起，倒像是被桌子隔开了。现在，虽然隔着桌子，我和父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靠近彼此，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椅子不能移动，被螺丝固定在地板上，桌子同样不能移动。

父亲能说话，只要他愿意，可他一直保持沉默。

我猜，父亲是累了，生命的漫长和生活的艰难让他疲惫不堪。我们一直都不懂他，可懂不懂又能怎样？他必须独自去解决各种难题，哪怕是他臆想出来的。我们不知道他一生中经历过什么。没人能知道别人经历的每一件事。我们只是出现在自己生命中的每个当下，而且不知不觉。那些对我们产生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时，我们常常不在现场，甚至毫无察觉。所以，我们谈论别人的

生活时一定要谨慎。我自己一向小心。

今天早上出门前，我对妻子说，要去看一下父亲。每次探监我都这么说，妻子也用相同的说法：我过几天要去看一下你父亲。半年的时间还不足以让我们接受“监狱”一词带来的痛苦，我们必须先习惯监狱那种地方会和我们的世界联系在一起。那个词让我们感到痛苦，现在仍旧如此。

父亲七十七岁时被判入狱，在监狱里——我不想用“庆祝”这个词——已经过了一次生日。我们想让一小时的探视时间充满喜庆气氛，却没做到。用螺丝固定的金属桌椅，还有装了栏杆的窗户，似乎时刻在提醒我们，这里不是家，不适合庆祝生日。但真正让庆生会失败的原因是我。

庆生会前半小时的气氛相当好。我们一起唱《生日快乐歌》——我和妻子丽贝卡，我们的孩子保罗和法伊，我母亲，还有科特克。科特克那天为我们破了例。我们全家一起吃了杏仁蛋糕，母亲几乎为父亲烤了一辈子这种蛋糕。母亲以为能跟过去一样，用烤盘端上完整的蛋糕，她喜欢在大家的注视下切开蛋糕分给每一个人的过程。但科特克没能为我们破例到这个程度。我们要在监狱门口接受检查，我可怜的母亲，已经七十五岁高龄的母亲，眼睁睁地看着警卫把她的杏仁蛋糕一点点切碎。“我向你保证，我没在里面放刀子。”母亲故作轻松的语气让我难过。也许他们相信母亲的话，但规定就是规定。

我痛恨这话，痛恨别人告诉我有这样那样的规定，让合理的一切变得没有道理。父亲入狱后，我经常听到这些。

我们聊到过去的生日聚会——父亲入狱前——我完全没想到，自己会突然开始抽泣。起初我以为能忍住，竭力把泪水逼回去，但抽泣声反而越来越大，变成一发不可收拾的痛哭。两个孩子从没见过他们的父亲这么失控，一脸惊恐地看着我。科特克，他真是个好人，尴尬地把目光转向一旁。母亲坐在一把用螺丝固定的椅子上，她站起身，朝我走过来，但妻子抢在了母亲前面。妻子张开双臂抱住我，我把脸埋在她肩头。几分钟后，我的抽泣声平息下来。我抬起头，依然泪眼模糊，我看到父亲望着我，脸上的神情只能用感兴趣来形容，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古怪。我后来经常会想起他的这副神情，却一直找不到合理的解释。母亲递给我一张餐巾纸，我为自己的失控向大家道歉，然后讲起父亲另一次生日聚会时的故事，表现得异常开心。

我希望时间能过得快点，我想离开这里。我们每个人都想离开这里。

我不应该这么说——显得有点儿过分，尤其是我父亲还关在监狱里。如果有人必须离开，那也应该是我父亲，但他不能。我们只想尽早离开，快四点钟时，我们把烤盘里剩下的蛋糕放到两个纸盘上——一盘留给父亲，一盘送给科特克和他的同事——我们一一上前拥抱父亲，走之前向科特克道了声谢谢。父亲留了



下来。父亲的刑期是八年，他入狱前在拘留所羁押了六个月，再加上在特格尔已经服刑六个月，现在还剩七年。如果父亲表现良好——我们坚信他一定会——那他可能会在三四年后获释。科特克多次说过，没有比我父亲更守规矩的犯人了，这带给我们很大的希望。将来他还能过上好几年自由人的生活，我对母亲这么说。“只要他别死在那里就好。”母亲经常这么说，接着又重复一遍，“只要他别死在那里就好。”

“他身体很好。”我安慰母亲说，“不会有事的。”

“爸爸？”我跟科特克聊了一会儿，又叫了一声父亲。我就是这么打发探监时间的，来这里跟科特克聊天。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他在说——科特克的优点就是健谈——倒还真是件好事儿，算是帮了我大忙。我发现监狱的寂静令人难以忍受，在会客室里可以听到外面各种诡异的声音——我不确定是不是金属噪声，并不响亮，单调而低沉。起初我以为自己听到某种节奏，像是有人在轻轻敲打或者锉平什么东西，但过了一阵子，我发现那些声音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像是犯人被呵斥或企图逃跑的声音。其实没有节奏声，也没有我以为听到的无声叹气——只有从监狱深处传来的各种陌生噪声。幸好科特克难听的柏林口音淹没了那些声音。他几乎干了一辈子的狱警——已经四十多年了——讲起犯人的故事滔滔不绝。我对各种犯罪和犯人的世界一点兴趣也没有，但我的兴趣无关紧要，我们的生活已经和那个世界联系到了

一起。

科特克快速瞥了一眼时钟。他有一种精准的直觉，总能知道什么时候会面该结束了。“我们该走了。”他像往常一样说道。我心里暗自感谢他：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他们要离开一个愉快的聚会，起身回家。父亲的家是牢房，科特克精心选择的措辞弱化了这点。他知道家属对这种事很敏感，我们感激他的善意。

科特克之前一直靠在窗边的墙上。他向前走了两步，什么也没说，伸手碰了下父亲的胳膊，这是他的标准动作——监狱里有一堆复杂固定的规矩。科特克的手势显得很正式，像是在警告犯人，逃跑的念头想都不要想。科特克对父亲再友善，他也必须履行看守的职责。但我觉得，他的手势是出于关心——他想去搀扶父亲，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父亲能自己站起来。

父亲起身时，我也站了起来。我们草草拥抱了一下（现在允许这么做），父亲转身离开，科特克走在他旁边。父亲比他的看守要高很多，父亲接近一米九的瘦高身材和科特克仅有一米七的矮胖形成鲜明对比。父亲的头发仍然像以前一样修剪得整整齐齐，却稀疏了很多，他的双腿由于上了年纪有些弯曲，走起路来像水手那样摇摆着身体。父亲没当过水手，他做过一阵子的机械师，后来改行当汽车推销员。

他们离开后，另一个看守走了进来，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也很胖（这里的人大部分都很胖），但没那么友善，一副公事公

办的模样。他陪我朝门口走去，我们谁也没说话。我终于走到监狱外的街道——汽车、小鸟和穿过树叶的风。二十步开外，我的奥迪车在我按下车钥匙的瞬间欢快地眨了眨眼睛。

## 第二章

我父亲为什么会坐牢？我没打算隐瞒。他被判过失杀人。

父亲的刑期只有八年，一方面是他主动投案自首，另一方面是跟其他杀人犯相比，他的动机没那么凶残。我们没有上诉。虽然我们难以接受这样的结果，但判决还算公正。父亲也同意不上诉，尽管他一度期望能判得轻些。他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杀人一定会坐牢。他不是出于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在非常清醒的状态下动的手。

父亲的年纪并没影响到庭审——他没有精神病，也没有老糊涂——不过我觉得，法官应该还是酌情减轻量刑了。法庭希望父亲最后的日子是跟家人一起度过的。一两年后，父亲有可能减刑，我们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日间假释<sup>①</sup>”上。白天，父亲可以跟我们待在一起，晚上我开车送他回特格尔<sup>②</sup>。说到去那里时，我们都会说“去特格尔”，别人那么说，是指去机场，而我们指

① 日间假释：犯人白天可以离开监狱，但晚上要回监狱。

② 特格尔：德国柏林最大的一所监狱。

的是去监狱。

我必须承认，在父亲杀人这件事上我也有份。我完全可以阻止，但我不想那么做。

父亲去年9月底来看我时，我就知道他打算干什么。我记得那天天气晴朗，家里的窗户全部打开，听得到街上传来的各种声音。我们在柏林住的这片区域，路面铺的是鹅卵石，我在家办公时，车子碾过路面的声音对我简直是种折磨。妻子觉得我是过分敏感。我告诉她说，叔本华认为对噪声越是敏感的人就越聪明。“那你的意思是说——”她说道。

“没有，”我说，“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们接下来的对话演变成那种让你感觉婚后生活很不愉快的交流。后来我主动向妻子道歉。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生活也许就是如此。

我在等父亲。

昨天他告诉我说，今天会来我家。父亲出门后没多久，母亲打来电话，说父亲最多再有两小时就到了。最近一段时间，这已经变成固定的模式。母亲觉得父亲不应该再开车了，要是父亲在预计时间没出现，我最好立刻展开搜救行动。我和丽贝卡跟母亲的看法一样，我们不愿意让两个孩子坐父亲的车，但父亲一点儿也不清楚我们大家的想法。他要是知道了会伤心难过的，他一直自认开车技术一流。

等父亲的时候，我在想，不知道一个开不了车的人还能不能开枪瞄准。其实不需要瞄准，父亲应该能做到。我发现自己正想象父亲开车走错了路，根本没机会证明他依然是个神枪手。只要一个小小的意外就会阻止父亲过来，让谋杀流产。我之前以为只要有预谋就算谋杀——直到事后律师告诉我说，从法律角度来看也可以是过失杀人，而过失杀人的量刑会轻很多。

事实上，没有过失杀人这回事，我要的就是谋杀。我在心里筹划很久了，最后终于变成了现实。妻子带孩子去探望岳母——简直是天赐良机。父亲开车过来这趟非常顺利，说不定是他最后一次开车了。我一直在听收音机新闻，今天路况良好，没有堵车。

几辆汽车碾着鹅卵石路面开了过去，我终于看到父亲的福特车停在我家外面。我们的房子是一栋 19 世纪末风格的漂亮建筑：木梁、红墙、塔楼、飘窗和天窗。我们住在一层，面积很大，高高的天花板、漂亮的灰泥造型装饰，还有通往花园的私家通道。我家上面是二层，另外还有阁楼和地下室——总共住了四户人家。

我打开门，看到父亲站在外面，心想，不知道他把枪藏在了哪里。父亲通常把枪放在左胳膊下的枪套里，也可能放在小旅行包里。他过去常随身携带一个皮质小袋子，就像抽烟斗的人装烟斗、填塞器和烟叶的那种袋子，只不过父亲的袋子里装的是瓦尔

特PPK手枪<sup>①</sup>，也可能是格洛克手枪<sup>②</sup>或柯尔特左轮手枪<sup>③</sup>。有一年圣诞节时，我们全家送给他一个袋子，我和母亲、姐姐、弟弟一起送的，不过我忘了具体是哪一年。父亲用了一段时间，我猜是为了安慰我们，让我们看到他喜欢这个礼物，没过多久他又用回原来的枪套。照他的想法，把枪掖在胳膊下更方便，因为拔枪更快。袋子需要拉开拉链，浪费的那几秒钟宝贵时间有可能害他丧命。我猜父亲应该是这么想的。

父亲穿了一件格子上衣、灰色纯棉长裤，脚上那双鞋子看起来舒服、耐用、平稳。我猜他是希望被捕时能留下一个体面的形象——不是一个冲动杀人的恶棍，而是一个清楚自己行为后果的成熟男人。更重要的是，这个男人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即便其他人并不这么想。

我们彼此问好时又像过去一样，不知道该握手还是拥抱。父亲犹豫着伸出右手，我在就要握住他的手时改了主意，就在同一刻父亲也改了主意。我们把手收了回去，用几乎没有身体接触的方式拥抱在一起，没有拥紧，没有碰脸，分开时匆忙避开彼此的目光。那已经是当时我们对彼此最友好的方式。父亲进门后，我煮了一杯浓意式咖啡给他，他从袋子里取出自制的果酱——樱桃

① 瓦尔特 PPK 手枪：德国瓦尔特公司于 20 世纪初研制的一款半自动手枪。该枪主要用于装备德国的便衣警察。

② 格洛克手枪：奥地利格洛克有限公司研制生产的自动手枪。

③ 柯尔特左轮手枪：一种手枪类小型枪械，其转轮一般有 5 到 6 个弹巢，子弹安装在弹巢中，可以逐发射击。

酱和柑橘酱。我心想，母亲真是酷爱做果酱啊，连这个时候也没忘记给我们带果酱，不过当妈的都这样。我们在厨房的桌子旁坐下，聊了聊孩子们最近的情况。孩子是我和父亲的安全话题——我们之间的话题不多。当天晚上，我们看了一场足球赛：拜仁对不莱梅。我们喝了半瓶红酒，然后各自上床睡觉。我们谁也没提迪特尔·提比略。

第二天，父亲坐在沙发上看《汽车与运动》杂志。和往常一样，他每次来我家都会带一堆杂志。他可以看一整天杂志，我觉得里面的每一篇文章他都会读。每次看望父亲之前，我几乎会买下半个报刊亭，大部分是关于汽车和枪支的杂志，还有一些政治类杂志——父亲对政治很感兴趣。对父亲来说，一个人坐在牢房里阅读的日子，也许没那么难熬。没人打搅他，他不会因为花太多时间阅读而没能陪伴家人而感到内疚——比如对他的妻子，比如，很久以前，对他的孩子们。

父亲来我家的第二天，什么事也没发生。迪特尔·提比略躺在地下室里。我听不到他走动的声音，但他家的马桶不时传来冲水声，所以他一定在家。事实上，他一直都在家。吃晚饭时，父亲给我讲解汽缸盖技术发展史，或许是化油器技术——我记不清了——然后是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岸的新定居地。他又详细讲述了中东地区的历史，父亲喜欢读历史书。我们喝光了剩下的红葡萄酒，接近午夜时，关于巴以冲突的话题父亲已经全部聊过一



遍，然后我们各自上床睡觉。我很惊讶，父亲在等什么？虽然我们没说，但是他来我家的原因再清楚不过了。我们全家人早已心照不宣。总不会是我理解有误吧？

第二天一大早，我起床后去外面的花园。最近几天没下雨，我打开洒水器，开始浇草地、花坛和灌木丛。我期待听到一声枪响，让一切结束，但我只听到鸟儿的鸣叫声，还有汽车偶尔经过时，碾过鹅卵石路面的隆隆声。我绕到公寓楼外面，特意经过地下室。地下室总共有四扇窗：左边是迪特尔·提比略的卧室窗户，中间是厨房窗户，右边两扇是客厅窗户，分别在公寓楼的正面和侧面。四扇小小的窗户紧贴着地面。迪特尔·提比略生活在阴暗中。我没看到他，如果我弯下腰，应该能看到他，我当然不会那么做。说不定他看见我的脚了，我不确定。从现在算起，他的生命大概只剩下十分钟。

我回到公寓，看见父亲正坐在厨房的桌子旁，面前摆着一支手枪——瓦尔特 PPK 手枪，口径 7.65 毫米的勃朗宁自动手枪，这是我后来从起诉书上了解的。检察官非常热衷于展示他的枪支知识。尽管我有一位枪械迷的父亲，我却一支枪也没有。我对手枪一无所知，也不想知道。

我问父亲要不要喝杯浓意式咖啡，他说好。起床后我就启动了咖啡机，让它预热。这款意大利产的多米塔咖啡机的造型十分漂亮。我拧开咖啡过滤器，把里面的小号滤纸换成大号，我也想